

想吃一只粽子

□高明昌

还真的不到这个年龄，不懂这个事情。端午还没有到，我就去田里找母亲，找到母亲问母亲，阿妈，我们家的粽子几时裹？母亲拔起左脚，再拔起右脚，稳了稳身子，顿了一顿，看看我的面孔，瞄了瞄我手中的书本，没说一句话。那时，母亲是站在田地里，我是站在田埂上，我看母亲是俯视，母亲看我是仰视；母亲的手里牵着发黑的蚕豆秸秆，我手里握着发黄的语文书本。母亲像是下了决心的，她对我说，回家去好好看书，粽子啊，我们明早裹。

明早就是端午。端午日，端午粽，一想到明早就像闻到了粽香。

盼端午已经盼了一个月。一个月里，上学去，天天走过别人家老屋。那时的房屋，地基是三角落砖，墙是很小的青砖，木梁和毛竹组成屋架，上面披满了密集的稻柴，稻柴有鱼鳞般的网格盖着，这是草屋；草屋一定寒酸、难看，但也一定古朴、暖和。每一处的草屋，都能顺势就向，当疏则疏，当密则密，南向第一，临水第二。房前屋后，也都有一畦两畦的菜

园；很小的地方，也总竖着一两棵无花果树，还有桑树、白果树。真的是绿树绿水，单调、直接、清贫的日子里，这些自然馈赠的地域、空气、蔬果，使得农人劳累的身体、困顿的生活，有了缓解和安抚的好去处。

最值得说的要数河流，所有的老宅，或前或后，都有一条河流。河流都是很宽的，都是很长的，河水都是白白的、浅蓝的，有时是绿茵茵的。太阳光的强弱，风势的大小，使土地干湿不一样，也使河面颜色多变。河流的边上，都长着芦苇。芦苇啊，没有断裂的，没有横生的，没有斜躺的，它们一律向上，安安静静，矗立在河的两岸。无数的芦苇，根根相靠、枝枝相伴，织成一道绿色的、厚厚的墙，齐齐地紧挨着河岸，悠悠地俯瞰河面，远看，就像铺在地上的绿带一样。

所有的苇叶都是碧蓝的，都是狭长的样子，两头尖中间宽，像一叶扁舟，自然而又安详。苇叶的结是傍在芦苇的秆上的，这一傍就有力量，一傍就托举起手臂，就伸向另一根的芦苇，就与另一

根的苇叶贴面相见，有时是互为相叠，互为交错，真正做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它们一起在河边、河上，耐心等待着端午节的到来，等待着农家人的到来，等待着母亲的到来。

老家，就是以这样一隅风土、风情，养育着躬身劳作的祖辈农家。真想说，在我过了十几个端午以后，我就成了一个孩子。高中毕业了，我就回到了老家，回到了母亲身边，与母亲在田野里拔秧插秧，割稻挑稻。凄冷天空，火热地上，锄镰握手中，扁担与绳索压肩上，一起与土地为伍，一起与贫穷作战。母亲一再叮咛我：不要欺侮每一寸土地，不要哄骗每一棵庄稼。母亲身体力行，成了我心中榜样，白天干活，黑夜回家，心还在田野里，还在泥土上，还在庄稼中。天气怎样都不重要，都会头顶三二疏星，到下弦月映照下的田垄上去看水大小，看苗密苗疏。春寒中的落种，骄阳下的耙田，秋露里的挑担，冬霜里的垦地——丰收、丰年、丰硕，嘴上说，纸上写，省轻便当，但期待一茬庄稼的成熟，却是

一脚泥，一脚土，一弯腰，一蹲地，一身汗，一身水，实打实，做出来的。

生活是一点点做的，日子是一天天过的。以前我吵着母亲要吃粽子，那是粽子吃不到，或者吃得少的缘故，后来我再也不要母亲裹粽子了。我要吃的粽子，到处都有了，家里，商场，摊头上也有。粽子到了买了吃的年代，年代就是好年代。我在华师大读书就是想吃粽就买粽的。后来我教书了，成家了，与老家有了地理上的距离，父母也年迈了，年迈的父母依旧盼我回家，但我很少回家，多事羁绊成了理由。但面对日落，瞩望天空，不期然又唤起思乡的情怀来，就会想到晒谷场的月光，月光下晃荡的人影；想到场地里坐着的母亲，母亲是否还挥着麦扇在扑萤驱蚊，拍打声是否响亮清脆；我还想到了河流，想到了芦苇，想到了母亲裹的粽子。

每一次回去，无论是年夜的菜肴，还是元宵的汤圆，那甜甜的、糯糯的、悠悠的家乡味道，总让我的血往上涌去，我觉得自己脸红了。端午是必须回去了，唤一声爸妈看家乡，家乡的小屋没有了，新楼房、小洋房巍然拔地而起。泥路夜不见了，一条条宽

广的水泥路在村里绕了无数的圈儿，也与村外的奉柘路、浦星路连接，可以通到南桥的家。那种原本是期待的愿景都成了眼前的真景，什么叫变化，什么叫幸福，其实都是一个场景的更新，但这个场景可以让我自豪得一夜都睡不着，我想看书，书看不进，我想听歌，歌听不进，我最后想到了散文，我想我可以写几段文字，表达一下此时的心境。

都说最忆是故乡，然而最忆的到底是什么呢？是母亲不忘本的叮嘱，还是土地赐予的庄稼，还是与血缘交融支撑的生命原点，是几十年来海边村外那些有声有息、有模有样的变化，还是一地水，一排树，一条河，一棵苗、一杯茶，还有一只粽子——那些古老的凝聚乡情的老家故事，一直缠绕我心。我想，没有人能说得清最忆的内容。对我来说，所有的往事都如流水一般过去，留下的都是水流过的印痕，但回想老家人刻苦耐劳的品格，母亲安贫乐道的淡然，我心中的思念之情，就会变成一只小船，小船荡漾在乡愁的河中央，划开的涟漪就像无数条回家的路。

走上了回家的路，不为别的，就为吃一只粽子，那是母亲裹的粽子。

家乡的河

□詹超音

我把惠南镇和新场镇都看作家乡，因为我一生喝的是这两地的水。

我的家乡河多，乡亲们把河叫做港，通海的河叫通潮港。新场古镇洪福桥下面的河就叫洪桥港。港有几处湾，湾水较深，所以叫潭。惠南城东面有个湾叫东潭子，西边也有个湾叫西潭子。大人说，潭里有红孩儿，小孩便再不敢在潭子里嬉水。不与外相通的不叫河，更不叫港，叫死沟头。断头的河道叫沟头梢。

这些河都是人工开挖的，惠南城里的护城河，新场镇里的河都是早先运盐的河漕形成的。

我从小住在惠南城内的靖海桥旁，前门上桥，后门下河。我小时候（大约四五岁）溜出后门去看隔壁的蒋婆婆（这个姓百家姓里没有）淘米洗菜，掉水里了，只觉得迅速下沉，是将婆婆一把将我拎起来的。这个事件我居然记得十分清晰。河边常有船系着，其中一条丝网船是北隔壁陈家伯伯的。船宽只能挤一人，窄长，多为张丝网捕鱼用，故叫发叫发做丝网船。他人高马大，划船却灵活。陈家伯伯有枪，而且不止一把，挂在墙上，双管猎枪；我记得他还给我看过驳壳枪。他玩枪的时候常会讲打仗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基本都记不清了，只能从他儿子陈福那里重拾回

忆（陈福的姐姐叫陈幸，比我小一岁，姐弟俩很幸福）。陈福说，他父亲打渔出身，十几岁时改为打鬼子，打游击一直打到解放战争，莱芜战役打得最烈，敌人人多，使枪来不及，所以使劲扔炸药包。炸药粉糊了眼，从此眼患，爆炸声震坏了耳朵，听力也从此障碍。可他仍喜欢打猎，每回划着小船出去，回来总有猎物，他曾送过我一只活着的鸟。

六十年代“深挖洞”，河水抽干，河底筑洞（防空洞），土一盖，成了路。惠南城内的河就此没了。

新场当年也挖了不少防空洞，但没占河，不，没占港，所以港都还在。我借去防办工作过几月，下过洞，洞下有洞。新场的地下不仅有洞，且成楼。

浦东开挖了一条大治河以后，水更活了。水走过镇区，有了大量食物，所以通潮港里的鱼还是挺多的。我的姐夫喜欢钓鱼，就在小区边的河里钓，大丰收的时候也分享予我。钓到大的，不吃，皆给我。都说钓比吃开心，送给喜欢吃鱼的家人吃鱼比自己吃更开心。看来是真的。

新场已是网红古镇，红在江南水乡中故址保留最为完整。我同镇上的有关领导聊过，港里不见船影，水乡之缺失。

文化之旅·水库篇（四首）

□王海

党建园

党建文化两重性，
红色绿色相映衬。
公园长廊主题日，
由内向外正延伸，
向上向善润心灵。

产业路

“与水有关”产业链，
生态种养着眼严。
全心做好水文章，
鱼与水草不污染，
水库攀交“亲水”缘。

训练营

来到金鹰训练营，
人便感觉有精神。
军事文化恰到处，
爱党爱国担使命，
“金鹰”展翅搏风云。

画中行

慕名前往水库村，
处处似在画中行。
以水为生以水乐，
六千多年写文明，
碧波荡漾四季春。

老布

□陈连官

我相信，这样的景在农村很难见到了；我确信，有些在农村失传了。

这些图是几年前留存，当时我确信，这些经布还有其他的农村风俗，将被追捧，成为我们的乡愁具象。我注意到也体会到两个字：老布。其实，老布我穿了十多年，听母亲的牵纱声直至少年，帮姐妹去到奉贤四团染纱也有好几年。想想过去，一包眼泪。

想想，老布的成型有多不易。从棉花采摘后便要轧棉，轧棉后要做成棉条子，做成条后便要在脚圈上牵纱，牵成纱后便要染纱，染好后要经纱（布），再上机织布。

想想，那时的我们，谁没体会到这

老布成型的艰辛。家人一有空就化在这些老布上。我的感受是，这一捆捆的老布，是农耕文明的极佳体现。

近年，老布又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在新场南新村，老布成了艺术的裁剪；在书院外灶村，老布成了乡愁的承载。老布，有了时代的光鲜。

想想，我16岁才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确良，那是一件衬衫，由母亲送到裁缝那里去做。我穿上这件的确良，第一次去了上海市区，在风雷剧场领了读书积极分子的奖。

有许多人写着老布，我一直不敢落笔。对于老布，那是我贴身的衣，也是我的感恩。写老布，我会泪水直流。



远航（朗诵诗）

□高雪原

巍巍耸立青龙塔，
滔滔奔流吴淞江。
古老又年轻的北郊门户名镇，
大上海从这儿起锚开航。
激情回眸几十载，
古镇谱写改革奋发崭新诗行。
老前辈的励志沧桑，
当初的年少已两鬓染霜。
中青年干部的坚定无畏，
已成为如今一代的务实模仿。

庚子新春惊心动魄如此过往，
史无前例艰苦卓绝令人永志难忘。
新冠病魔突发而来，

让多少生命危难曾经彷徨。
中华儿女众力抗疫，
白鹤英豪决战前线远方。
党委政府指挥若定昼夜无眠，
全镇合力听令行动逆势而上。
村居干部坚守在前，
机关党员中青班骨干冲锋担当。
因地制宜严防死守责任在肩，
包干拉网铁桶布阵众力决战有威望。
舍家为民日夜奋战，
道口村头艰辛倍尝。
夫妻上阵壮美携手逆行，
父子互助生死战斗同抗。
党建引领典型示范合力强，

战疫正酣英雄辈出势不可挡。

答好疫情防控常态“加试题”，
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创辉煌。
夺回损失主动跨前化“危”为“机”，
审材料、查现场、摸情况，
精准服务释放动力复工生产大干快上。
支农惠民惠泽百姓巧解燃“筹”之急，
云销售、进田头、服务忙，
带货红娘拓展销路热血满腔。
共建家园多办实事释放城镇之美，
分垃圾、修路桥、拆违章，
“老舅妈”调处矛盾招法管用恰当。
你看！顺势借力学做“大管家”，
抓细公共安全、环境整治、疫情防控。
举全镇之力把握方向盘，
勇夺社会民生“双胜利”手挽肩扛。

你瞧！破题发力当好“实干家”，
抓紧重大项目、乡村振兴、增税招商。
集全民之智找准突破口，
确保经济跨越“双丰收”扬帆远航。

我们的先祖唐宗遗风海港，
我们的文化悠久千年绝唱。
我们的当今百舸争流，
我们的未来希冀热望。
老一代绵绵存储万古乡愁。
新一代浓浓书写盛世荣光。
啊！古青龙
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你扬扬奔走，
有多少文人墨客使你振气回荡。
啊！新白鹤
要多少文韬武略为你增色添彩，
要多少挥汗注力给你插上奋飞的翅膀。